#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

#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六

## 奏劄

### 嘉定乙亥應　詔封事

臣聞天人之道本無二致人事乖刺則天變頻仍去秋日食晝晦太白經天考之載籍咎必有在　陛下憂形玉色慮軫淵衷而羣臣不能將順至意顧委之天數歸之分野使求言弭災之典因循不舉乃入春以來時雨不降孟夏過半種未入土蝗方遠徼或以潦告而京畿輔郡乃獨亢旱天意震怒蓋亦可見
陛下日夕焦勞蔬食拜跪並走羣祀精誠懇切禱祖

已責叙過宥罪凡可以感人心回天意者畢舉無遺
而旬日以來驕陽彌甚求言之詔於是始下　聖訓
諄惻凡在臣子孰不隕越況世臣受國恩忝綴班末
其敢以卑賤為解而默默無言乎臣聞應天以實
不以文　而天意未回人心莫喻臣常出位而思
意者內而宮闈儀形從未有未至乎外而朝廷權柄
抑有所分乎大而政令刑賞尚有舛逆乎疎賤之臣得之
傳聞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疏
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樁積反資於妄用
倖門寢啟請謁盛行　祖宗在天之靈豈能無怒閭

閭下俚之賤亦至有言夫天之於人主猶父之於子也子方見怒於父母而為其妻孥者亦宜憂懼惕息若曰一人當憂勞而後宮無與焉臣恐上天之怒未易遽已而災異有不可回矣昔成湯六事之禱拳拳於女謁之盛所繫非輕臣所謂宮闈儀刑有所未至者此也　陛下即位以來二十餘年政事一付之中書然而天下之大事機之繁有非宰相獨立之所能辦必求寮椽以分其勞而委任之間易流偏黨何者大權所在孰不奔趨自非至公寧能無蔽臣聞之衆庶咸謂比年以來所用之人非親則故姻婭之外必

貽譏三同大而執政必擇易制之人要而臺諫必用謹默之士都司樞屬機政所繫無非親暱之私逢迎之黨交相納結根據要途爵賞視其苞苴陞黜由其毀譽姦貪之吏苟能媚竈則無不得志廉正之士不能由徑則動輙招由大臣惟其言是從而不知為其所誤人心胥恐同然一辭昔卜式謂天旱乃弘羊所致殆幾類此臣所謂朝廷權柄有所分者此也政令之行凡上之所喜皆下之所惡如鹽鈔之變易楮弊之稱提安邊所之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躐寘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監司郡守爭事苛刻

内外揔戎公肆掊欲倖貳有何勞績輕施爵賞縣令不俟滿秩遽擭陞遷宿將有勞守之功乃以小過而貶逐三衛無汗馬之勞或托公勤而超擢游士謗議罪狀未白遽寘重刑儒官調選既遭吏辱復加鐫斥賞罰失平若此豈不有以傷和氣乎昔 湻化中旱蝗寇準以為祖吉王淮同罪異罰刑政偏頗之所致信不可誣臣所謂政令刑賞或有舛逆者此也臣前所陳皆當今時政闕遺之大者欲望 陛下交敕内外一正紀綱亟反其失以為後圖如此而猶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干犯天威罪當萬死

輪對第一劄

臣猥以庸賤誤蒙 聖恩擢寘班列賜之轉對俾望清光蓋將采其一得之愚非真使之應故事而已況臣父先臣 俊卿事高宗為侍從事孝宗為輔相臣又齠齔受恩常恐無路報塞頃因 明詔妄進瞽言席藁私室以俟大戮 陛下不惟不加之罪又陞擢之是 陛下許臣以言矣許而不言臣則負恩臣聞人主制天下之權則德貴乎明大臣任天下之責則心貴乎公臺諫主天下之論則言貴乎直理亂安危實在於此仰惟 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聽覽忘勞有

周文之勤清心寡慾服御無華有夏禹之儉遇災睹
異恐懼脩省有殷湯之敬己責躬祖誠意惻怛有漢
文之仁自昔人君有一於此皆足致治今 陛下兼
有衆美而治效若不及數君意者陛下之明無乃伏
有所未用歟夫惟明之有所未用是以權綱不攬而
委任之太過規摹不立而簡陋之是安此 陛下臨
政雖勤而治功未舉也內帑漏於姻戚宦寺外藏靡於
營繕賜予軍實不加覈而虛籍尚存貪吏無所畏而
賄道伏存此 陛下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也讒告
之證屢形銷弭之術未至言議徒多施行者幾此

陛下事天雖敬而誠意未孚也寬恤屢詔而奉行之吏不虔振貸多方而常平之實無幾此 陛下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也良由 陛下一切聽從不加省察於是上下相蒙務為欺蔽既往之咎臣不敢贅言姑以近失之最著者言之 陛下克謹天戒博采人言匭奏囊封有懷畢吐或及用人之誤或指行事之非豈無忠加可裨理化陛下付之近臣俾加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有司惟取其專攻上身與夫發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且自昔災異之來或乾文示謫或坤載失寧厥咎未形容有可諉未有赤

地千里飛蝗蔽天如此其可畏也佚或諱晦隱避文致其辭曰旱不為災蝗不傷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使　陛下加察而懲儆之則人將何所肆其欺哉陛下果能每事而致其察則情偽立分是非立辨人心奮而治具張以四德之美而收數者之效矣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者此也大臣者秉國之鈞持天下之衡者也而其心則貴乎公夫人言者天下之公議也爵祿者天下之公器也賞罰者天下之公法也雖以天子之尊萬鈞之勢佚不敢肆其胸臆況臣下乎故必行之以公而後可以服天下之心開禧間特

權之臣私欲流行公道隔絕訖至生民靡爛自速顛擠更化以來力反前弊然旋觀施設浸異厥初竊聽輿言旁參近事謂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之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之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惟一二私暱之言字不可破其於公議何如也衆怨所萃則相繼超陞陞物論所歸則以次疎外某人之還衆皆曰是當重某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衆皆曰是嘗援古事以文迹日之天變者輔藩要郡半處膏梁清職美官驟加闒茸所愛非可教之人所敬無推誠之實徒欲苟晉老病用

示殷勤其於公器何如也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
老姦宿贓以巧請而牽復監司郡守雖無殊績已所
欲與則託職事修舉而加之賞縱有顯罪已所欲庇
俾則理作自陳而佚其罰其於公法何如也使二三
大臣果能塞僥倖之門杜邪枉之路 陛下采天下
之公議守天下之公器行天下之公法則好惡不至
於徇其私親故不至於怙其寵舉錯當而人心服矣
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者此也臺諫者國家之命
脉而天子之耳目也故我祖 宗擢之必親有非宰
相所可得而與蓋欲使之直言而無所顧忌也其

所議論必關於 國家之大計其所彈劾必及於當道
之臣奸開禧間臺諫之進悉出權門曲意順從養成
大釁更化以來事與曩異正人迭用公道漸開然議
者徒謂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戎虜再
通尤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
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或是或非詎容無說國有大
疑徒且默默其所議論可知矣至於彈劾當罪固多
然議者徒謂輦轂之下乾沒鉅萬則莫敢誰何州縣
之間罪謹毫髮則摭以塞責梟狼不問蟲鼠是求其
所彈劾可知矣大臣所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

人則排之　仁宗朝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少違中書之諭是豈　祖宗設官之本意耶使臺諫之臣果能直道而行盡言無隱凡所議論必關於天下之大計凡所彈劾必及於天下之大奸則政治豈有不善邪佞豈有不戢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者此也臣之所獻三言皆治道之要而機括所係則在　陛下夫天生人君未嘗不賦之以明哲之資顧其用與否耳書述堯舜一則曰聰明二則曰聰明美其有是資也必繼之曰克明俊德曰明目達聰又美其能用是資也夫以陛下天賦之明

苟知所用則向之所謂數者之過曾何傷於日月乎
況聖人不貴於無過而貴於改過故成湯改過不吝
孔子有過人必知之是雖聖人不能無過而以改過
為美也下逮秦穆悔過之辭最為深切書錄之漢武
末年輪臺一詔史書之秦穆漢武本無他美而書傳
所以稱之者特以其能悔過也今　陛下一旦幡然
悔悟照其明以照臨百官日與大臣臺諫論治道而
更張之則大臣臺諫亦必能痛自懲艾公心直節以
副陛下望治之意烱今災異未已事變方殷豈君臣
上下諱過自文苟安避事之時乎惟　陛下亟圖

之天下幸甚

第二劄

臣聞易著除器之戒詩述備械之美況邊事方殷武備尤當加意竊謂東南長技惟在於弩昔吳人以强弩萬張破曹操於濡須宋武帝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此往事之明驗也 國朝景德中澶淵之役契丹偽順國王撻攬為李繼隆等勁弩所斃治平中夏國主諒祚寇慶州大順城守陴者以弩中之諒祚歸國而死此近事之明驗也然則弩之為用大矣臣備數戎監主簿常暫攝丞職每旬至御前軍器

所點閱所製軍器乃知淳熙九年本所準五月七月指揮造神勁角弩五千張方造及八百四十張當年九月內指揮諸州從抛物料權行放免自此因循弩遂不造竊見軍器所日役工匠一千四百餘人而羽毛齒革之人斷續稀少辰入午退凡所造軍器歲計無幾而不造弩者三十餘年豈但虛靡廩食緩急必至誤事至於弩之制度務在彊勁唐紋車弩中七百步本朝連弩亦射三百步外不知今諸軍之弩力果及之乎蓋弩之勝弓者以其射疏及遠苟不及遠與弱弓何異臣愚欲望聖慈詔三省密院多給錢物

置場收買材料令本所日下製造神勁角弩務在精勁給降三衙及江上諸軍仍降弩樣令逐軍依樣製造若諸軍所造溢數即乞分撥荊襄沿淮州縣給付民兵農隙敎閱其於壯國威而銷外侮蓋一助云取進止

安溪代人擬上殿劄

臣聞繫民之休戚莫如縣令事繁而力不給又縣令之通患也夫方伯連帥監司郡守其繫於民者非不大也然事無大小多始於縣至於刑獄尤民命之所繫今大辟重囚往往成於縣令之手縣上之州則州

不能 以異於縣州上之監司則監司亦不能 以異於州等而至於省部大率視其已成其間能摘奸糾繆以直其枉者有幾縣令之繫於民豈不甚重已乎夫州有曹掾各司其職太守挈綱而振領焉令 以身任一縣之責賦不登則有罪訟不決則有罪刑不當則有罪所謂丞簿尉號有分職乃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故令雖有閎辯通敏兼人之才亦未有久而不困者是豈可不思其故乎臣嘗觀淳熙令未嘗不仰嘆孝宗皇帝所以致一時至隆之治有由也準 令諸縣丞簿尉兼日赴長官廳議事仍於長官廳或都廳

簽書當日文書注謂應行出者蓋欲一縣之官共治一
縣之事此國家設官分職之本意也今令之才者
則恃其聰明恐同寮之撓己貪者則肆其私欲恐同
寮之窺己其無能者寧受成於胥吏之口是以催科
獄訟舉不得平追逮捕繫濫及無罪欲田里之安而
愁歎之息豈不難哉臣愚欲望　聖慈申嚴湆縣令俾
丞簿尉日議事於長官廳凡行移文書並同簽押其
或一事乖戾坐罪惟均庶幾同心叶力期底於治如
此則賢而才者不至獨勞貪而謬者害不及下此雖
已行之令申而明之則於政治之本誠非小補如臣

言可采乞付外詳議施行

申請延平書院敕額劄

竊謂事有關於斯文之統紀風化之本原者守臣之所當上聞也惟道統之傳遠自羲黄迄於孔孟秦漢以來不絶如綫至皇朝之盛治有濂溪周享頤明道程顥伊川程頤相繼挺出而孔孟之統以續二程傳之楊時楊時傳之羅從彥羅從彥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文公熹而其學益盛楊時自崇觀以來歷事三朝居法從入諫省侍經筵嘉言善行學者師之朱熹祭蒙孝宗簡知光宗屢加擢用遭遇聖明

初政嘗以大學入侍親蒙顧問俞音琅然至於發明正學辨析羣議著為成書其有功於斯文也尤備曰從彥曰侗則固窮守道肥遯山林雖顯晦殊迹而道統賴以有傳其揆一也爰諏譜諜楊時羅從彥實本郡將樂人李侗劍浦人朱熹雖居鄰郡亦生於本郡尤溪之寓舍伏自漢唐以來幾二千年而未有與道統之傳者今以斗大之州不數十年之內出而宗主斯文者有四豈惟一邦之創見實皇朝之盛美也至今文獻典刑猶有存者士大夫過其境慨歎興慕而伺像弗立誠為闕典況其山川秀傑人物英毅自陳

忠肅公璀而下名人輩出使有以風厲而作新之必
有相繼而興起者矣某忝竊郡符職在宣化惟是到
任以來寤於荒政今稍寧息始得地於州城之南創
延平書院一所授白鹿洞比建立禮殿旁祀楊時師
生遺像以慰往來士君子之思分立四齋以聚生員
溥儲廩給以待讀書脩身不屑課試之士某先以俸
錢兩月為之經始繼節浮費以落成之少見尊崇道
統之意於　聖朝風化式有小補載惟白鹿嵩陽睢
陽嶽麓所謂四書院者皆蒙祖宗崇尚褒表分之官
書賜之扁榜矧此師儒之鄉道統所繫又非四書院

之比而隱默不聞某則有罪謹昧死條陳除已具錄
奏聞外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乞敕賜延平書院四字
為額如或可行乞下禮部課議施行

嘉定甲申辭免漳州乞休致劄

某一介庸陋初無寸長誤蒙　國恩以先臣某嘗相
孝廟補官入仕叨竊過分三綰郡符無功而祿鬼神
所誅自季秋以來風疾大作右手偏廢不能執筆委
是不堪仕宦若不早謝事陰譴必深上有老親年垂
七袠若蒙清朝俯徇螻蟻之欲俾守本官致仕庶延
殘喘少奉慈顏實受天地父母再造之恩除已自本

月待闕請給不敢於本軍請領外乞備申尚書省

第二劄

某蠛蠓小臣實緣命薄得疾瀕殆輙從本軍陳乞致仕冀緣細祿少殘延喘幸而未死實朝廷寬假優容之恩茲者恭蒙　溫旨不俞辭命震恐罔知所措惟是自今飲食不進尫羸日增闕期在近決難赴上若不預申祈懇後時瀆犯為罪益深

第三劄

某於十月三日祗領省劄當於次　日再請申繳回累匣去訖今年又準九月二十九日省劄指揮謹具申

尚書省伏乞朝廷矜憐病困俯從前項所乞特賜敷
奏改差下政施行

第四劄

某頃因危病屢乞退閑庶幾消弭疾殃保全性命不
撥螻蟻累犯雷霆久俟誅夷尚蒙寬宥 聖恩深厚
九隕莫酬既非病風喪心何敢抵突稽慢實緣病久
食少氣羸日甚委難勉强就道加以近得瞶疾不辨
語音委難參聽詞訟惟有控告 君父剖露悃愊萬
一朝廷以某年事未至不許休退即乞改差某替方
校書宗戒資闕使某二年之間一意醫療倘獲痊愈

走惟命

第五劄

某至愚極陋叨玷門庇入仕三紀三忝郡符初乏寸長徒靡廩粟乃於前歲之秋驟得危疾是時心口相語惟有辭榮可免天譴是以不避誅夷叩閽有請前後凡四次申述委屬煩黷今來又準 聖旨指揮一介小臣腰領豈足以仰薦斧鉞唯是自知甚明別無規避兼清漳便郡去家咫尺奉親就養在人子豈非至願實緣疾病之餘進感户門先生長兄實年七十卒入仕五十年未嘗歷郡次兄守僅試兩郡旋亦凋

謝今某僥倖比之兩兄已爲過分使無疾病俟當止足況目今手顫心忡日食不能數合投之閑散尚恐顛隮況千里重寄若爲勝任真情迫切所以屢犯雷霆隕首陷胸不敢異詞者也欲望朝廷興憐困悴特賜敷奏俾遂所祈則是朝廷續之以已絕之年在某宜如何報

第六劄

某自前年得危疾荏苒日深羸瘦骨立自度必塡溝壑凡身役之事無不預爲之備衆所共知所以哀投造命屢伸前請柬考本朝典故凡小臣年雖未至

以病乞休致者無一不請而得今某蠛蠓微官前後凡五請聖恩寬大未賜俞允且拜趣行之命至蒙剳下諸監司及本軍催某前去之任此皆近例所無某身非土木寧不感奮所以不敢再控休致之請祇乞改替已差下知郡方淙闕庶幾兩年待次心志安閑加以治療冀獲更生今又準 聖旨指揮不勝大懼苟可扶憊而前安敢屢致黷犯實緣病痺益甚醫藥未效況郡久闕守養痾廷延有曠千里之責為罪愈深如朝廷以某樸嫩小才未忍捐棄乞特與祠祿一次使某得以一意將理他時未死應有繁難差使誓

竭駑鈍不敢辭避

辭免廣東提刑乞休致劄

某於八月二十一日準省劄八月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某除廣東提刑填見闕令所在州軍差撥
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兵級
逐州更替過接人到日止具已起離及到任月日申
尚書省竊念某屢控危衷黷犯朝聽聖恩寬大不賜
誅夷顧蒙超擢畀以東廣祥刑之寄乃填見闕俾即
就塗感極涕零以榮為懼自惟愚陋遭值明時豈不
願勉　駑力上答恩遇實緣久病生意浸微飲食起

居全未復舊精神恍惚力乏走趨既不任於驅馳敢
冒叨於榮寵若不控避必速顛隮用是哀鳴願回渙
汗所有上件省劄不敢祗受已寄本軍軍資庫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嶽祠保全病軀實荷
更生之造

第二劄

某病根深固體力尩羸所以屢丐祠稟者度非三數
年間極力療治莫冀生全今來供拜　嚴旨趣使就
道天高聽邈未亮微衷重念某螻蟻小臣世荷國恩
碎身粉骨不足論報使病軀稍有支吾應肯任使豈

當辭避養痾方命其罪已不容誅設若無疾而稱病辭小而受大則罔上要君之罪覆載不容九殞奚贖謹瀝血忱控告君父乞念某前後所陳並非矯偽特賜追寢成命改畀祠祿俾得專心醫藥以盡餘年贊荷生死肉骨之恩

第三劄

某自惟一介愚賤濫籍世祿初無寸長蒙　公朝擢用徧州昇之憲節職司重任祥刑重寄可謂寵榮過分矣況當　大明御極天下拭目以觀新政使某無疾豈不願勉策駑駘以効奔走而頻犯天威自納不

測之誅聖恩寬大屢加赦宥有君如此寧忍自棄寶緣前後控辭始終一忱惟是貪榮冒進必至身殞道途今來已是第三次控告小臣違禮犯分至此極矣欲望朝廷俯鑒丹衷曲加矜憫特賜敷奏畀岳祠明未死之前尚圖報塞

辭免直秘閣劄

某官雖卑賤義當控辭伏念某頃因危疾體力羸困一意丐閑冀延餘息朝廷寬恩恕其黷犯不忍加誅既從所欲在么麼小臣可謂萬幸惟是寓直道山朝廷所以待清流自非儒學聞望見推士林屢節服勤

績効顯著不在茲選如某庸陋初乏寸勞考之資格
豈應冐受況比者辤榮本以拜疾今若冐寵必致梃
灾不惟有負初心蓋亦深慚公論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收回誤賞庶使某少安愚分以琯顛隮所有除直
秘閣指揮省劄寄收本軍軍資庫不敢祗受

第二劄

右某於二月二十日具狀辭免直秘閣恩命三月廿
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不允某聞命震驚
罔知所措愚衷未罄敢憚控陳伏念某賦分綿薄福過
災生頃因疾病力辭榮寵祠禄之請誠非素心仰荷

聖恩曲從所欲無功坐蠹已極叨踰强顔拜命不勝隕越中祕清職實出异除若匪名流不容輕畀如某何人豈應濫厠自惟官卑不當屢瀆兼比年辭遜頻犯天威今來不敢茍具辭免欲乞朝廷特賜敷奏容某乞時疾勢痊安擇日祗受庶幾緩死實荷更生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六終

#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七

## 雜說策問

### 南劒道南堂仁說

某竊謂學者朝夕所當講論致知力行者曰仁而已文公朱先生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所以發仁道之蘊以示人也又曰惟全體不息者可以盡之所以極為仁之功以勉人也葢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之一心因具此生理以為德焉以天而言元利利貞莫非天德而元為之統以人而言仁義禮智莫非人心之善而仁為之長如元者所以生物也而亨即元之通

利即元之宜貞即元之復也仁者所以及物也禮者所以行此義者所以制此智者所以知此而已非元之外又有所謂亨利貞仁之外又有所謂義禮智四者相與角立而並列也故孟子曰仁者人也程伯子曰識得仁體則義禮智皆在其中程叔子曰仁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以論語一書言仁多矣而各不同如夫子答樊遲之問仁以愛人有子以仁道之本在於孝弟之類乃程子所謂一事之仁文公所謂愛之理是也如曰巧言令色之鮮仁剛毅木訥之近仁顏子之克己復禮謂之禮可也比干之忠

諫殺身謂之義可也此何關於仁而皆得為仁若此之類即程子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文公所謂心之德是也夫論語之所以言人者雖若多端而其要不出乎文公之六字可謂至矣盡矣而又有所謂全體不息者何也蓋仁之為道至大而難窮非一事之所能盡非一息之所能違惟其非一事之所能盡所以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學者存心措慮周旋動作有一事不順乎理則不得為全體矣惟其非一息之所能違所以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是以學者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苟一息之

頃或有懈怠則非所以為不息矣蓋人固有一事之合理而未能事事之無愧一時之無私而未能攸久之不渝有如齊楚二子之忠清洙泗三子之果毅此特得仁之一體而不可謂之全體也顏子之三月不違庶幾於不息之功矣揆諸聖人猶不免一間之未達況餘人乎仁道之所以難成而舉者豈可不加弘毅之功哉大抵不言心之德則無以知仁之為體所該者廣不言愛之理則無以知仁之所以得名之實舉其偏而不能極其全則無以見仁之用無時而不行學者誠能反諸吾心以驗其德之存亡因其愛之

所發以察其情之公私則所謂心之德愛之理瞭然於吾心目中矣動靜語嘿無非此理之流行小大衆寡無非此心之貫注無須臾之或離無造次之或違則全體不息之功渾然於常行日用間矣文公一生用功之深晩年所造之約所以開悟後學者不過此十字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 後原道說

道出於天人稟二氣五行之理以爲性稟二五之氣以爲體故人爲萬物之靈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浮屠者亦西域胡人之最靈者也然亦不免偏而不全空

而不實何以言之吾之道無一理之不具無一事而
非實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處人倫之際恭敬誠
慤至於手足容色各有其則而不可亂浮屠氏則一
於慈曰萬法皆空而已今不必廣引經傳姑以釋氏
之事明之彼綱維相攝師弟相傳朝暮之拱揖飲食
之節適一事空則不能一時安且事之最空者其若
人之拱戟其手非如飢寒之必不能廢衣食也今使
釋氏主首座於堂上而群下戟手以進為主首者能
不怒而責之乎況沙不可為糜鹹不可為醯斷然不
移而謂吾 君 臣 父子夫婦朋友兄弟而可以絕

滅不為乎彼之說所以沉酣於人之骨髓者不過曰恐之以禍耳謂人之生不能無罪飲食男女貪嗔喜怒皆罪也不知天理人欲和同行異情得其正則為天理失其正則為人欲今充浮屠之說必閉口枵腹人欲絕滅獸蹄鳥跡交於中國然後謂之人彼守道之人終日戒謹恐懼如在上帝之旁一念之非不旋踵而悟雖不能無過尚何罪過之有今曰刑罰人皆罪也牲殺皆罪也甚至婦人產乳則又曰其罪益大焉昔歐陽子言庖犧氏首教人為犧牲則昔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也今謂地下之獄慘酷尤甚凡世間盜

賊所不為之暴皆於地下見之則世所謂閻羅者乃
地下之聖人也人間之桀紂也其可哉世或有不畏
禍之人則又以福利誘之曰信向者死而生極樂之國
其次不失復生而為富貴之人不信者反是使有是
理聖人不以告人是不智也今直以萬物觀之物之
生死可見者莫如草木春生秋死氣與化俱未聞今
秋之木葉復反來春之故枝使釋氏果能福人是能
使已死之鳥獸復生已墜之木葉復反豈不神哉今
猥曰來生受報舍目前之近効驗異日之虛應又可
乎孔聖教人以大學為首曰致知在格物物各有理

格而致之然後無疑故從善也實去惡也果今不格物之理而信異教說謫之論後來必能爾翼而相之著力有焉不能無望於當世君子以吾道解其惑也吁孔子之道明則邪說熄聖賢豈欺我哉

恢復論

帝王之道備而無虧斯謂之天下君矣少虧則為霸咸無焉則為夷狄而地之小大偏正不繫焉故古之人君務廣德而不務廣地殺一無罪雖得天下而不為故民愛之如父母驅之使去而不從況有背畔之患乎後世以勢力劫持天下欲民皆已從利皆已歸

予奪生殺皆由己出不必道之合也曰不如是則權柄下移而國非君之國也苟利於我雖盡殺天下之民而亦為之雖勦拉同氣篡弑君父無難也曰不如是則吾將受其害嗚呼天下之禍莫大於畏其害之及己也苟畏其害己不至於夷狄不已也如是則雖朝秦楚蒞中國謂之曰君可乎聖人作春秋曰中國而用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用中國則中國之以此見中國夷狄以德不以地明矣然則帝王者有其道之位非有其位與地之位也舜由匹夫為天子湯文皆以小國有天下後世仰而畏之非畏其地大兵彊又

明矣我 宋南渡百餘年四聖相授地雖僅復四分之一而道德無異於三五之盛文武之士兵財之數皆不及於承平之半而夷狄咸曰正統所在不敢睥睨者以帝王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今主上專以規恢帝王之道為務而不以勢力操切天下搢紳之士專懷仁義以事其君而不以功利自營其私則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厚德允元蠻夷率服此必致之効也

## 論車制

成周兵農兼事夷狄不敢侮中國又以車制騎故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言車之震聲蕩胡騎望之而

辟易也今東南一隅之地民百而兵一又不選練車制盡廢舍中國之長枝而欲以短兵弧矢御夭驕之氣是猶驅羣羊以抗豺狼也今車制不講德不修備不素而曰胡虜不我侵豈為夷虜反間者耶不然何其愚也

論射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通釋曰若主於貫革則無力者不得與不主於貫革則人人皆可射愚謂古人凡稱男子皆以射觀德又所以御禦今一邑之中以射稱者曾無一二此後世所以多夷狄

之禍歟

## 葬議

韓信葬母擇高躁地旁可致萬家者此不過志大耳非利其吉也郭璞始以吉凶論自葬其母未幾被王敦之禍至今反尊其說貽惑萬世夫人之窮通夭壽命懸於天而地理家以為地之善者所致也然則孔聖曰富貴在天者非耶今人習於見聞不安義命親死過時不葬曰吾不忍輕葬也若是則喪經不除非葬事不問必遂窀穸然後反吉服可也今也錦衣玉食不愧不恥又有知地理無益而遷延歲月畏憚費

役而凡所以營妻子之温飽者則若沃焦救頭然之不暇是坐視其親之不得歸土如旅人之栖栖厚愛薄孝此其人比於禽獸何異焉書曰乃祖乃父乃斷弃汝不救汝死是祖父可以降罰于子孫也求善地以儌不可必之福於子孫而不孝違禮以招不救死之禍於祖父可不謂大惑耶

## 南康築子城說

國必有城古之制也春秋時國邑如錙銖未嘗無城無城非國也古者建國之初君民一力爲之故民不以爲病又非一時所能成故民不告勞今本軍不能

為城不得已節浮費而為子城設有寇則二千石之老幼皆可保千人之軍足以守也不為於閑暇時猝有寇來則曰無城也誰之罪歟或曰擾民也曰一毫一縷不歛於民皆如富人之為墻壁民恐不為耳作子城說

續愛蓮說

周子為愛蓮說盡矣某又推廣之開以子闔以午喜陽而惡陰一也着不能濁雨不能濡寄迹泥途之中超然造化之表二也一年種之百年不絕直出天工不假人力三也華實既稱根葉能香四也材為時用

無一可弃五也一花一葉對待不孤六也備此六美百卉豈可同時語哉意者化工三春之餘收拾餘巧一施之大夏不然何其奇也詠歎不足作續愛蓮說

嘉定己卯五月十日也

衛君子傳

衛君子者淇水人也為人峭直特操屹然自立無所附麗詭隨也性喜僻居不入城市每暑風塵至輒擁扇自蔽惟恐其汙己也羣朋離立終日杜門蕭然有物外趣人不敢干以私望而敬愛之俗士不屑納交惟晉王子猷好之而阮嗣宗之流彊與之附亦未

嘗輕合焉子孫號為繁盛每出森然成列盈於階除
性又嗜古書圖畫無所不通身兼數器上而朝廷官
寺下至閭巷皁隷莫不資其用焉其祖夷齊避千乘
之國以成仁子孫則而象之至今不變所謂歲寒不
改節者也其族散處江浙最盛於篘詩人之比德武
公云　太史公曰昔伶倫作律取則於君以效鸞凰
之鳴漢高帝得天下過沛嘗與君擊筑大風之歌其
聲震雲漢嗚呼斯人也其有虞氏伯夷之徒歟不然
直清之德何以並列於三后哉

# 安溪縣試諸生策問五道

## 策問一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以至於國有學則天下無不建之學自幼子常視無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則天下無不教之人其為教也自洒掃應對以至道於德性命自正心誠意以至於治國平天下而所舉無或異之道大司徒教民而賓興之則又以六德六行為先而六藝特其末耳然則古人之先後本末不容逆施故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盛時所以治隆俗美而非後世之所可及也自今

京師達郡縣莫不有學而大比之歲衿袍四集每郡縣不下萬人視三代豈愧哉特其所學者從其所先而求其所本故自羈丱成童父兄之所教詔不過文辭之聲病對偶之工拙而已使之囂然有干祿之志暨其長也其進益銳苟可以悅時好者無不爲而在上者亦以此取之也至視道德性命以爲迂遠不切之談甚至羣咲而聚訕之故其未得也則志於得既得也不勝其患失之心階升級歷硁硁不厭固無望其澤加於民或者身寵位高乘之以與民爭利則其中之所存視古之所謂學者如何哉今郡侯增廩養

士諸君相與從事於此伊欲慕古之學則背於進取徇今之好則何以還三代之盛請擇於斯二者

策問二

禮者天地之大經人道之大本三才之所由以立者也蓋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固以行乎其間古先聖王特因天地自然之理以開人文垂世法使天下相與從事乎其間亹亹焉而不倦者也而後之論者反以為强世何也吾夫子之告門人曰立於禮至於他日所以語其子者亦曰不學禮無以立則夫人之所以為人者捨禮固無以自立矣聖人之視禮

如此其急也而世之人固有終其身不知禮為何物而亦足以並生於天壤間者何也先王盛時大而人倫之序否名位之等小而揖遜登降之容周旋裼襲之節事為之制物為之則然後足以維持國家經理世故而後世典章法度蕩然掃地亦能以維持天下而下至於大壞者又何也然則禮固可置諸無用之地乎秦人滅學禮經盡投諸煨燼漢興收拾遺文所謂典禮者不過遺文之職掌而三代聖人所以經紀三綱五常品節朝會聘享者初不在是所謂禮記者乃諸儒習傳記之文所以失禮之大義而非禮之正經

獨高堂生所傳十七篇乃禮之正然其所存者不過士禮耳而公卿大夫天子王朝之禮皆無傳焉朝廷欲舉一祀建一宗廟草朝會之儀議封禪之制則甲可乙否彼是此非名爲聚訟迄無定論　國朝承五代廢缺之餘稽古禮文事固多缺畧自　建隆至慶曆未有能舉祀神之禮者況其他乎　南渡之後庶事草創無復舊章雖朝廷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知其原者每一舉事則惟有司樂工之是聽而況山林之士將欲東先王之禮以脩其身齊其家又何所據依乎夫有德無位有位無德皆不敢制禮方今明

聖在上賢俊滿朝則有其人矣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今邊事寧息年穀豐登則有其時矣伊欲酌古御今
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由冠昏喪祭以達於郊祀宗廟
立為定式作宋一經使天下日用而世守之以大復於
先王之舊而一掃數千年之陋習如之何而可諸君
博物洽文古今典禮講之熟矣幸詳著於篇與夫先
王所為不可廢而後世廢之而無虧於事者其故安
在有司願為聞焉

策問三

國家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之上下惟以簿書期

會為急務財賦趣辦為能事至於賑卹撫字之意雖賢守宰亦迫於勢而不得盡施焉古者有布縷粟米力役之征上之人用其一則緩其二所以重民力裕民財也三代而後征取無藝惟租庸調之法為庶幾焉其法大抵以人丁為本故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有田則有租及開元以後户籍不更造丁口無所考楊炎作兩稅始以資產為宗有身者不復庸有家者不復調而賦役之輕重一以資產多寡為率我宋因之為定法自經界之制不行於偏方豪右之家田連阡陌而資產之數什不二三貧民下户業已去

而產獨存則是資產又不足以定賦矣且丁役既均於兩稅矣今兩稅之外又有所謂免役者爲貧無田者耕富人之田而輸其太半之入則凡官府之需皆有田者供之矣今客戶編氓甫及弱冠則又有所謂丁口之賦無一人得以幸免今之鄉役所謂保正者又出於丁役之外其始也本祖周人相保相受之遺意自營幹烟火警懾盜賊之外無他事也今催科之役則任之追呼之役則任之逃移走免之户取償焉至於舟車之算竹木之稅蓋出於漢唐一時軍旅倉卒之需而非其治世之經制也今之州縣率仰此以

補常賦之缺蓋每月則有板帳之常供每季則有經總制之定額是二者非出於鑿空橫取則無以足其數則所謂額外之需無名之稅殆未可以遽革也凡此數者或他郡之所無而此邦之民獨罹其害為父母者寧忍坐視而不知卹乎諸君目擊其事且親遭其弊矣幸折衷其說

策問四

人主無他職惟辨君子小人以進退之而已然君子小人之際至難明也蓋大姦似直大佞似忠一不加察未有不以邪為正以是為非故盡言庸違非堯舜

之聖不能知　聽言觀行雖天子亦必有所懲而後悟蓋嘗攷古人觀人之法在唐虞時則有寬而栗剛而毅之九德在孔門則有視所以察所安之三法立九德以為目而察之以三法焉則君子小人無所遁情矣然後世之君未嘗不欲持此數者以律人及其用舍之際往往易位何也因是求之聖賢之言則知本末流源蓋有所自皋陶之謨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而夫子之告哀公亦以取人以身脩身以道為言聖賢觀人必本諸吾身行立而身脩則此心所存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君子小人容有不分黑白

於胸中者乎恭惟、主上即位以來躬行元默加以恭儉不務游觀不邇聲色則身可謂脩矣誅夷元惡奮自獨斷擢用名流寘之高位則其柔立强毅之行可無愧於九德矣則以之而任人宜在高位者皆君子矣而治效無異於未更化之前或者猶有疑焉何也伊欲真材畢用而治效有觀於前何道而可幸索言之以觀諸君正大之學

策問五

節義盛衰足以觀國君子於東漢有攷而重於世變傷焉咸靈以來士大夫以名節自高爭相標榜擊搏

姦邪無所回撓似足以挽回漢人之生氣而黨錮之獄一興朝廷大臣促辱於宦豎之手海內名流竟死於逮捕之冤直道雖伸於一時而首領已膏於蕭斧彼漢君其何忍負天下之士哉南北部之分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而君厨俊及之號為世之所指目究其所由來則譏言之興天下爭慕之如國師獲印畫諾坐嘯之語波流相飄一唱百和以舍生為身後榮名以拮據為曾亂畏禍辛使閹腐得以部黨籍口而為斥逐之階天子不辨邪正發憤震怒而益姦宄之志枝章條蔓淫及非辜根連株逮悉歸獄寺

忠良含冤同時被繫者六七百餘人海內塗炭橫遭憲網者二十餘載試即當時之臣而考之如陳蕃李膺高亢之節未易沮撓而謀誅曹節侯覽一戰不勝卒以身殞豈二人無沈鷙雄深之謀而徒矯亢以為高歟抑小人之姦回未易測識固當深謀而默制之歟今觀露草於左右今諸奸臣知臣疾之之語毋乃失之疎又其機事一泄攘臂奪呼得官屬拔刃而入承明毋乃失之躁夫豈知齊咸以節制之師奇人駱猶漏師於多寡魚周勃北軍之入亦惟有酈寄以為之內應而後可以保其軍士之左袒陳仲舉於此寧不

長慮而卻顧耶當時之士被其容接者為登龍門則其禮失之抗乞留五日赴殄元惡然後退就鼎鑊則其計失之迂夫豈知位居上公俟握髮以下白屋之士東征三年然後可致罪人之得李元禮於此何不反思而審諦耶乃若范滂南陽之歸從車千兩聞督郵至抱詔而泣曰此為我也即日詣獄縣令郭揖與之俱則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其視張儉身為黨魁亡逃竄伏其所經歷被誅者以十數宗親一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者焉可同日語耶夫以陳蕃李膺雖足以為百官之領袖而無救於一身之存亡

范滂張儉雖足以爲一時之名士而是非有霄壤之異其餘抑可知矣然則徐孺子之不受公卿辟召郭泰之不爲危言激論申屠蟠先知其禍而潛遁其出處之節果孰得而孰失請併論之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七

#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八

## 銘贊箴戒

### 趙縣丞師洪擇善齋銘

人心於善知之必明厥見不惑擇焉始精道既在我云胡不行顏氏得一拳拳服膺執而勿失庶幾有成惟知仁勇一之以誠不免曷至用諗友生

王主簿德嘉於安溪簿廳事之東爲讀書室某名以念齋而爲之銘

道不遠人欲之則至心苟不存則爲自棄人亦有言聖狂質異質以念移本無定位於戲敬哉益勵乃志

## 復堂銘

惟民生厚因物有迁罔不在初前賢格言過不待貳顔氏之賢小而辨物不遠為先人欲之生如火始燃不撲於微烈彼燎原基於寵榮豈悟蹎顛陷穽始悔舉世而然孰若明哲儆在事前念慮所萌隨起隨窒豈曰要名庶幾無疚不媿俯仰其生也直嗚呼小子拳拳勿失

## 硯銘

正而方君子之操温其潤君子之德重不可轉類君子不枉己以從人磨不可磷類君子守剛而莫惑不

鑿其池噓而雨滋所此物之所以蒙其施而不知者歟

建安真景元以開禧改元中博學宏詞科上訓辭有曰勉之哉毋矜而能毋競于進朕將觀汝致遠之器因摭致遠以名齋友人莆陽陳茱敬為之銘曰

在昔君臣 相得益章 都俞賡歌 庶事用康

皇乎我宋 接受精一 羣材彙征 教以寬栗

謂士致遠 器識為先 弘毅任重 前哲言然

譬彼鉅舟 負山絕海 一瞬千里 不負厥載

吾儕狹中 輕媼易喜 載沉載浮 曷其有濟

其審厥道　利涉大川　義以為揖　仁焉是公
雖實若虛　庶乎屢空　子豈獨安　民將與共
四海之大　維子所持　一失則悔　子寧勿思
赫赫皇明　遲子有成　翔于治庭　邦家之榮
猗歟盛哉

朱墨銘

莊敬和樂中正仁義
意必固我克伐怨欲

朱屬陽墨屬陰一日所為驗於中夜凡屬陽者幾屬陰者幾直積力久使無一念之不陽而陰盡寘之空

虛不用之地故天之陽不能不陰君子之道御之
則天之陰雖長而吾心之陽未始轉而為陰也如是
則天下常泰而不否矣

贊梅溪王先生像

先生之道得天之全氣剛以和如四時然功在王室
惠晉於泉不怒而教惡遏善遷為政以德信哉格言
先生之逝四十三年有廟有祠民奉益虔紫帽可礪
清名不舊

贊文公朱先生像

貌溫而嚴德剛而粹春融秋肅淵澄岳峙道光二程

識高百氏生遇明時進難退易天假之閒斯文大備
偉哉夫子敎垂萬禩

贊勉齋黄先生像

貌之癯有顏之樂氣之剛得軻之養以身任道老而
益壯仰止朱門孰出其上

座右箴

志於仁則言色不巧令　志於道則衣食不耻惡

戒樂

樂以可久為尚使其一時之樂足以貽無窮之悔則
莫若淡然無樂之為樂也簞食瓢飲非真樂也久而

不厭者樂也聲色外物人之所樂也樂於暫而懋於久也是以古之君子身便絺緼而不願乎文繡之夸口甘虀蔬而不願乎膾炙之美蓋求其可久而已紛華之靡目利欲之狀心而日久不為災古無有也

## 溫陵梁氏習軒說

自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而下則有教焉是天之所以命我我之所以事天者非學不可也魯論一書首以時習為訓門人相與傳之則習者又學之所先務也時習之義先儒注釋詳矣無俟贅述獨有不倦二字可以近似因觀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則知日省

工夫猶有未盡不如時習之為無少間斷也苟念念不忘無一息置距聖賢堂奧何患遠哉清源梁兄德陂以是名軒求說於某自惟淺陋無以塞請俾歸質諸朋友以見教焉

東萊呂氏官箴以覓舉求上官保庇書為第一戒今仕者往往十犯八九雖賢不免焉為詩以謝兼用奉勉

凡厥女子號為無知十年不字遲歸有時正節必守淑行懼虧孰謂君子身不自持不艮其背顧朵其頤自鬻苟售寧不忸怩莫答盛意聊贈鄙詞

字圭子說

圭年十八既冠予字之曰表夫蓋刺韓子崔羣制中語且告之說夫圭之所以為世寶者以其德也古者自上公侯伯莫不秉是德必曰溫良縝栗則正平直然後為美一毫有玷皆足為累可不謹哉汝其孝於親忠於君睦於族信於友恭於鄉黨臨事敬臨財廉乃能如昔之君子在家則為一家之表在鄉則為一鄉之表等而上之所表愈大始稱吾命汝之義其再思三省勿惰勿嬉以戒乃祖父之訓

字李如晦說

孔聖有言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不足畏也已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然則聖人誘人以名者將以勉其實也自後世之士有不務實而務名者往往見非於君子而忌且怠者遂乘之以便其私凡自力為善者一切以好名譏之其弊至於使人安心於卑陋而絕意於高明寧逃謗議恐目沽激必使天下無一君子而后已是驅人於為惡也可不畏哉夫名豈可以苟得未有不自務實始蓋善必充實而后可以至於輝光美在其中而後有以發於事若夫無實之譽過情之聲安能久欺人哉鉅野李生彰雲龕文肅公之孫

年少銳志問學往來數年愈篤不衰一日以書請說其字如晦之義以自廣辭不獲乃為之說曰子患乎實之不修不患乎名之不著名著矣又能晦以自處然後其名愈遠譬之日月必有崑崙為之隱蔽然後其光終古而不疲子姑汲汲於道問學以充其實勿問名之顯揚則又進於人一等矣

#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九

## 記

### 莆學朱文公祠記

孔子所以為萬世師者學不厭誨不倦而已此二者其事若易而實難其功若小而甚大非至聖大賢不足與此近世有儒宗其好學也不惟獨得於師而博采四方士友之長不惟自有諸己而下取一介賤微之善大而天地陰陽之運小而鳥獸草木之情精而道德性命之源粗而度數儀文之末二帝三王之道孔孟周程之心既有以默參之奥下至諸子百家天

官地志兵機律歷莫不窮其理其誨人也無知愚敏鈍貴賤疎戚隨其才性曲加誘掖平生宦游之日少家居之日多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孜孜矻矻應接不休有問斯答如響應聲著書垂訓易簀而后已嗚呼若文公朱先生者可謂之學不厭誨不倦非耶此祠堂所為作也先生諱熹自稱晦翁謚曰文其所著書數十種而為尤切於世教者曰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近思錄家禮小學家傳而人誦之莆雖蕞爾邑昔稱士鄉先生初仕於泉及淳熙間凡三至焉趨風承教之士不少先生殁廿二年矣前輩往往

彫謝晚生益知向慕校官陳君汲好者君子也既刊前諸書以惠後學矣謂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於是即學宮而祠之孟秋告成率諸生致敬焉堂宇斯邃遺像有嚴及識先生者如侍丈席之側且悲且喜末學小子瞻望其端莊剛毅寬裕温和之容反覆其精微詳密切深懇到之誨可以釋師儒不並世之憾也矣苟讀其書而不體諸己敬其像而不師其心過斯堂宇無愧于陳君謂棨嘗登先生之門宜記作祠之歲月不得辭若夫先生之道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者可殫述乎

# 泉州南安縣新學記

三代盛時自家至國莫不有學自天子之元子與諸
侯大夫士庶人之子莫不入學當時弦誦之聲相屬
於都鄙鄉黨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家傳而人習也今
國家崇尚儒術俾郡縣皆得立學縣顧可自菲薄
而不加之意乎泉負郭之邑二曰晉江南安南安距
城十五里地大士衆學宮往往有昔簡陋紹興丙寅
宰劉孔脩由邑東徙於黄龍溪之左乾道戊子令朱
端章加葺焉規模狹隘庭下不容旋折寶慶丁亥秋
太守建安游侯九功割俸金四十萬俾邑令三衢毛

淮撤而新之令以諉主簿三山謝觀國於是同係學職生員至於鄉黨好脩之士揮金獻木遜地買鄰僦役於旁郡而民不知以昔之夫子殿褊迫庳下邑為講堂築講堂舊址崇四晝尺殿之前戟其門以應法式西闢四齋以處生徒東建重屋以度經籍垣以堅石外密內寬視昔增倍而雄固精緻高明爽塏有非官舍所可髣髴郡邑壯之以為百年所未有而成於一日某因事過其下驚所創見蓋二紀前嘗為吏執經周旋其間病其太陋者也今烏得不喜而主簿與學之秀士羣至俾某記其事辭謝不獲則告之曰某

聞之朱先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誦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諸君汲汲於學凡以是為本推其用有不可勝窮而祿在其中矣若夫恥文藝之不工記誦之不博而芒芒焉以欺世盜名趨利苟得為習舍靈龜而觀頤朵視金夫而不有窮豈國家崇儒之本意聖賢設教之本心哉諸君其以朱子之言是師不唯不負賢守令作成抑又有以副父兄國人之所願欲顧不偉歟為費總六千緡閱九月而竣事器服稱是游侯蓋游先生之族子有惠政邦人

德焉分董是役者凡十人惟志同而業專故事速而功倍曩時泉人不憚金帛往往靡於釋老神怪之祠惟庠序之脩必待於官未聞有捐私帑者豈惑於為善徼福而然歟以今觀之為善徼福未有若致力於庠序之為速者庠序脩則孝弟興而風俗美善與福孰大於是乎以見泉人好善之習日異而歲不同也予既喜學宮之成又喜士俗之變於是奮筆而書於戲三代之盛安之不由今而見於他日乎

## 懷安縣學四先生祠記

夫道之顯晦也有時而天之生聖賢也有意不然何

其前後若合符節也竊謂濂溪猶夫子生於周也二程之於周門猶孔門之有顏曾也顏曾既沒而得孟子猶二程沒而得朱文公也其道統之傳或見知而親承或私淑而遠紹今猶昔也自周公沒而聖賢之道不行五百餘年篤生將聖時則有若顏曾二子得於觀傳又百餘年申韓之術楊墨之言充塞斯民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甚矣不有孟子則孔氏之道幾墜於地孟子殁由秦漢至於五季吾道壞亂者千三百餘年逮濂溪周夫子道由天畀不假師傅獨得孔孟淵源之懿於絕學之餘使道統斷而復續人心塞

而復開明道二挹其容心領神會而得吟風弄月之
深趣伊川一聞其語自少有志而以任重道遠終其
身斯蓋周門之顏曾也周程既沒一時高弟雖各得
其一體而未免於有偏又百年文公朱先生復起講
明義理則必察於毫釐錯綜羣言則力辯於疑似使
周程之道炳如日星而異端邪說無所容其喙其有
功於周程真如孟子之於孔子也今雖家有其書人
尊其學然所教非所取所取非所教詞章利祿之習
勝而四先生之道不絕如髮則反本復古之機顧本
繫於人歟懷安為三山望邑學宮雖具庖廩不繼為

今者春秋奠享外未嘗過而問焉是以章甫其冠逢掖其衣而有志於學者比他邑為差鮮令君嚴陵徐琢為治知所先後慨然興起葺舊增新創四先生祠延文公之徒講貫其書集者數百人凡四先生所以追往聖繼絕學而發其所未發者皆以次陳之聞者莫不喜曰吾道固如是吾所學可不如是乎蓋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固將示人以入道進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而區區舉子之業特假以釣名干祿而已吾儕終日讀其書誦其詩不知聖賢之心可乎知此庶幾無負於聖朝建學之意賢令作成之美則是祠

之設不徒俎豆觀美而已衆又有請曰人心方興而未固道教方明而未習令政成終更纔數月爾俾某記之以壯今志而勉後來於是述道統興廢之由與建立新祠之意使無怠焉

## 黃勉齋先生雲谷堂記

某少時侍先公正獻每令誦文公朱先生書 淳熙間先生來訪先公於敝廬今仰止堂即其寓館某時與弟宿立侍未有知也厥後思見先生而不可得聞勉齋黃先生盡得其道宦游江浙又不得見 嘉定丙子歲某自外府丞丐外得壘南康道出建陽拜朱

先生像於考亭精舍遂獲拜黄先生師焉先生不鄙
示以問學大端既而先生守皖山共歸則戊寅歲也
又明年某自廬陽歸拜先生於箕山精舍居數日聞
所未聞先生曰予發歲唯師是從師以別墅畀我今
始能為堂三間命曰環峰乃吾考察院祖居山名也
察院清貧故廬不足容子孫先生至是歸寓三山之
浮圖舍而得地於箕山建小樓以禦風嵐携書聚徒
其上距城三十里所以專其業也命曰雲谷蓋取朱
先生隱廬之舊名也俾長子居環峰曰無忘爾祖之
訓也俾中子輔居雲谷曰無忘爾外祖朱先生之訓

也命。某書其榜而揭之先生卒三年輔曰先生之意欲爾記焉退惟愚陋辱先生之愛素深其欲周辭因嘆往年侍坐時與潘君謙之俱至丙夜皆疲思寢先生方研墨著書益精明不倦未明已起矣二人皆曰先生壽未艾斯文其昌也豈謂曾不一年而先生歿耶設知先生之卒則雖千乘公相亦不願就以輕去師席也銜恨千古倀倀無歸年益衰學不進方將謝事就閑往來雲谷環峰間訪二先生之後相與讀遺書而講明之庶不倍父師之訓輔字子德孝弟力學又吾友也請不倦書以貽之且交相勉焉

## 潮州八先生祠記

聖賢之生斯世其存也則行道於當年其殁也則垂教於後世夫道行於當年功止及於一時教垂於後世其功與天地相為終始自孟子殁斯道不傳千有餘年 我宋濂溪二程横渠先生闡而續之至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鼎立更相發揮窮極奥妙聖賢之蘊用以大明於世不幸中殂文公享年獨高旁稽傳考易簀不休於是斯文始克大備學者咸宗師焉槎溪廖公朱門巨擘嘗佐郡於潮觀風一路首倡斯道教誘後進剗除宿弊以惠邦民人尤思之先是

郡庠祠前所謂六先生矣紹定戊子大理正孫公承命出守行其素志從學者所欲增闢舊祠繪成公槎溪二公而八之廟像有嚴使在位者知所法而善其政游學者知所慕而尊其道於是閩郡歡然趨尚益堅遂使聖賢淑人心垂世教之志真與天地相為無窮為惠豈淺淺哉公名叔謹臨漳人累登科第忠厚愨愿下車二年庠廢具舉脩學宮新岸獄建思韓堂創倅為之猶以為未足而寘力於是苟非真知崇尚名教慕用賢哲何以不怠若此迨世異端之祠充斥海隅尚賢之舉不少概見故重為之歎云

## 廬山重建李氏山房記

某少時誦蘇文忠公李氏山房藏書記恨不得造觀焉及假郡紱此來又以職事無因而至嘉定戊寅秋七月友人方侯信孺以前淮南東路轉運判官東歸取道廬阜奉親避暑窮泉石之勝至楞伽寺昔之所謂白石庵者問山房之故地荒烟野草景絕迹滅為之喟然長歎曰茲山佛老之廬所在錯峙獨所謂山房乃無一好事者復作焉何以寓仰前哲誘後學之意於是退搜旅橐割金錢十萬俾某助金亦十萬又貽書江右帥曹公不移時得緡如其數於是諉其役

於是之主僧普誠閱八月而後成為樓三間閎豁虛敞其下為堂可燕可憩方侯既歸屬某紀其事抵鄉又以書來趣益力明年四月某行視阡陌竊一至焉拜李公之像徬徨瞻睇見其山清麗而聳正環抱而空曠問樓之新舊孰謂小大僧曰以新眡舊大三之二因歎山深則境寂樓小則得一意讀書此昔人所以成名今人結廬人境崇深侈麗外莊中移宜其講學之不專其勢然也又自歎汩汩朱墨真成俗吏而規恢舊觀乃出於過客邂逅之際使百年廢跡煥然一新人之才其相遠如此哉既書以荅方侯勤槩之

意因刻石山閣以遺後人且以書數種寘之若夫九千卷之藏必有能足其數者

## 林氏兼山閣記 名羽

三山林公其從學晦庵先生最久之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懦貪某假守延平屢致書院朔望講習設軌經帖然座下者嘗百餘人如是者一年某官將滿浩然引歸諸生挽而留之不可所居號龍門三灘得全仁智之好一日以書抵某曰吾為重屋命曰兼山謂一歲之動止於冬一生之動止於老此某之所當止也言戒躁妄行戒輕肆讀書期於明理窮達安於有

命此兒輩之所當止也若夫寂然不動萬理中涵靜而止也感而遂通物各有則動而止也此聖賢之能事某竊有志焉而未之能也子為我記之某自惟寡陋辭不獲則曰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謂有當止者則惟恐其不止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友信之止是也有不當止者則不嫌於不止若子謂顏淵未見其止語之而不惰是也蓋學無止法唯不止然後能得其所止此又卦外之意而吾夫子之所終身不厭不倦者也學者不可不知某病不能鞠躬請教以是說獻他日伏屢登斯閣求訂未晚

# 鄭氏家塾記

某常歎今之學官與古塾序異古者本行而末文今學者反是謂宜教育推擇必兼行誼而教官拘綴文法自課藝外雖有孝弟忠信道德純備者不在是選豈古人建學之本意哉非少復古何繇善俗此近世有志之士欲為而未能者仙溪鄭君鼎新以儒生首創家塾於其鄉所以為教以德行道誼為先蓋其人忠信好禮見道明而自信篤卓然不惑故能為人所不能為如此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又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若鄭君者所謂仁勇非耶他日有志之士推廣

而行於鄉閭族黨絃誦相聞禮遜曆作於以助國家化民成俗而復三代明倫之本意安知不自鄭君始君方入太學其以是私淑朋濟必矣示某以記文俾書其後何敢辭

仙谿喻氏大飛書堂記

人不能無好能無詭於流俗則幾矣權者古人之所避今也則惟恐於己不得當焉利者古人之所恥今也則唯恐於己或有遺焉至於聲色也宮室也口之所味身之所器不後不已不則以為大惑之人也吾未見其能好也若山水之為物其清也足以怡神其

馱也足以發志孔子謂非仁知不足以樂韓子亦曰
王孔中之德可謂與好協矣夫豈固為沽激矯亢之
行寂寞枯槁之事也蓋性之所嗜舉天下之物不與
易而後謂之好凡物有可喜則有可愕惟茲好也愈
深而不愈厭然世之真知者幾何人予友景山喻君
其所好柔與世異蓋天德也力學不倦志古而嗜幽
居邑之屢非雅尚也一日登其邑之大飛山豁然心
舒瞭然目明妙得勝處亟以今名請書於宗清陳公
而刻諸石因堂為其山延袤而來以襟以翼奇石錯
拱或壁或屏方壺東峙小飛西崇丈筆銅鼎直面角

列堂深四丈廣倍之左曰藏脩學優而遊息也其後為六君子室右曰耕養帶經而菑畬也其後為三益友寮室與寮所以上論古而端取友也外列二室東曰轉燠西曰濯清以須寒暑之至也結亭於東南隅曰對青以供四時之矚也堂下有泉夏冬不枯清可鑑甘可飽也少右為坡上可平田數晦近百餘步飛瀑鳴於兩山之間委折數四平處可環坐而飛觴魚鰕往來戲客酌取不獲者浮之大白以資戲劇朝晴暮靄月出風行奇姿異態率以詩發之人知君之廬此山為甚樂而不知君之有此山為甚難奉甘旨外

私淑諸其徒銖黝所入以澹斯役冒衆人之所姍笑而爲之經始於丙寅歲六月之晦迨己巳歲八月而後成事不要其難考其終不足以見所好之淺深誠僞世固有無所能爲老朽且盡不得已而爲之猶中悔者君當與計偕矣聲名日起春秋未四十慨然不顧流俗從事於一世之所不好景山乎子其殆庶乎古之仁知人者予惜縻薄宦廿年才一再謁不能釋去以從君游愧君之勇幸辱交君慕君之志他時結茅松峯與大飛相望百里春樹暮雲乘興命駕山有野蔌杯酒相屬各以所得相質叅其樂當何如君知

所志矣予則屢望未可期雖然君能如所志不替司成陳公高築室藏書茲山之下距今六七十年矣君適啟其族得其故書曰大飛家藏者實識其上今復歸於斯堂君又能盡讀其書則為司成之所未為者其可量耶予重嘆其非偶然者故喜為之書

梁氏玉峰書室記

玉峰書室者　淳熙丞　相鄭國文靖梁公末弟時讀書室也室之廣袤不尋丈又居市廛闤闠中門外之廛通衢之車衝衢往來居其中者一坐九起能悄然閉戶移時竟晷者百不一二分乃讀書其中朝暮不倦

視喧猶寂視晝如夜夙惜寸陰夜繼膏火卒能成大名都宰輔爲　孝皇名臣然則發軔植基此原本也公之姪孫某寶居其廬謂莆田陳某曰吾叔祖文靖之薨距淳熙今四十餘年地加闢矣向之雙檜已蒼然數仞矣獨吾未有以自見於世子其張以數言使吾自勉而竭焉某告之曰爲人子孫能知父祖之所由興者日用其力焉則公侯復始之語古人不予欺此無他在立志貞與脆而已爾陶淵明有曰貞脆由人請以此言爲記梁君曰諾

安溪縣贍學由記

嘉定三年夏五月給事待制鄒公作藩于衆秋某試
吏屬邑始至謁先聖於學宮進生徒而告之曰邑無
小士之成材必由學今　天子仁聖視邦選侯玩印
踰年始得公蓋將以文風教兩作新斯士士幸生斯
時苟於學有不便者令雖卑猶能言之衆曰此邑之
士咸知鄉學比年決科項背相望命鄉論秀裒先諸
子非學有教養然與然教養之員僅及三十庖廩無
患不繼適浮屠有廢寺曰上乘豪右陰擅其利孰若
請之州即輸租之贏者儲諸學所謂惠而不費主簿
趙時傅實主學籙朋翼其成會某入州白其事公立

許之無難色袍衿相語少長嘆欣越時藉其悔歲可
得穀四百石養士增至四十弦誦之聲春秋不輟衆
咸公惠之宏謂宜有詞以紀某日公之立朝大節見
於進退之際其登瑣闥也風采益振人皆期公不日
秉事樞矣一語不契毅然引去其操行如此及來鎮
茲也下土車朞年制定諭戒風化所關尤所篤意嘗
經閣於郡庠建議齋於海鎮崇禮尚義人用大勸其
政教又如此諸生幼學壯行誠宜以公爲法況公以
天下重望不鄙令不肖一請而從之則所以待諸生
之意可見諸生坐於堂得不思進德脩業以期無負

公之意予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機所在雖小必大今所增者十士使皆因是以動其機於以風天下何有況一邑乎茍如此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忍負公衆請書是以爲記

安溪縣惠民局記

安溪視泉州諸邑爲最僻深山窮谷距縣有閱五六日乃至者又氣候多燠春秋之交雨汁則河魚腹疾旱則瘴瘧作爲俗信巫尚鬼市絕無藥者有則低賈以貿州之滯腐不售者貧人利其廉間服不瘳則淫巫之說益勝於是有病不藥不夭閼幸矣嗚呼歎且有

醫而忍吾赤子誕於巫愚於賈哉嘉定庚午冬始為
和劑局於中門之內招明醫一人躬診視脩製之事
吏一人佐焉掌凡出入之籍工一人供凡役𥿄惠民
局於大門外一吏掌之月一易所以易其勞革其奸
也主簿兼督之所以重其事也夫掌民者獲民有疾
無醫有須不備何以為心乎後之君子孰無是心惟
以是為民命所繫敬而無忽務廣 本朝仁民之德
而不屑屑於計利則不獨人享其福已亦與有天地
鬼神不可欺也實可畏也本錢五百緡歲取贍安養
院之餘者增入焉

# 安溪縣安養院記

古者鰥寡孤獨疲癃殘疾皆上所養也　皇朝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實三代遺意州縣奉承職所當舉安溪距城百里斗絕一隅地無重貨商旅不至唯貧困無聊之人傚力執事往來山谷間地勢幽岨秋冬之交痁作相望倀倀無所栖其或得託廬以息而居人恐其或死累己敺去之唯恐不速以故羸困頻頓往往不免官無繇知某來茲一年目所傷惻乃相地於近縣西南立屋十四間庖湢粗備名曰安養院以待之擇釋徒忠愿者二人謹視之取廢寺之粟歲

若干石以粥之為惠民局於邑東以藥之病瘠則裹糧以送之不幸有故則官歛以葬之盡心所及盡力所為庶無負聖天子仁民之意嗚呼民吾同胞今又其司命者也使至於此罪將安歸某始至不即為其罪罔已多矣勉勉以補過於後後之君子至則廣其所不及豈若某之不勇以致悔哉於是書之以俟

安溪縣龍津橋庫記

儒者以利物為義釋氏之學病在絕物今有釋學而儒行者君子將取乎否也曩時僧了性號雲庵戒行服人以濟衆利物為心人慕之施與不吝平生功績

顯顯在人耳目最後為安溪之龍津橋費鉅萬計其弟子惠源宣力居多雲庵既化惠源結庵橋側苦行化食與其徒共守而時葺之邑人愛之如其師某宰邑踰年顧縣治敝甚木腐瓦缺不可支風雨則執蓋其下謀一新之乃語人士咸曰必欲善其事非惠源莫可任者乃俾市材於鄰邑而經營之不數月告成廳堂廊廡案桶蓋級心精緻不苟一出其力而民不知未能用其師之道有功於官民如此亦髣髴於儒行之道似者耶則其徒不宜使之憂衣食況物久則敝必有生財之道以聚其徒徒之安橋之固也乃以捧

金百緡及募於人者百緡為局於通衢因民之息為民之利於是喜而為之書

安溪縣桂湖巖記

環奇之觀必在於幽遠之地故常為學佛者所得安溪號佳山水其絕勝處北去三十里曰清水巖善利大師之所廬也予嘗禱而飫觀焉出邑四十里而西曰桂湖巖開之里儒林君巖夫居焉林木鬱茂一澗出其中澗之中有峰峷然獨起銳如筆蒼如玉水環其旁鳴號仙人亭又號香爐峰相傳有仙靈跡五代間性空禪師栖焉化於盤石之上其後為虎蛇區者

三百年我

宋淳熙乙亥道人了圓剪荊棘閱寒暑以跡之始得所謂盤石者止其下又獲古食器意前人之所居乃結茅以避風雨鐘樓羅漢閣以次對峙煥然一浮圖寺其徒疏餐力作斸荒山蒔姜植桐以自給不汲汲求於人了圓年六十餘強壯時已不下山童顏鶴髮居常怡怡其徒敬之林君說其境美其人求予言以記請再三不倦予因自數年近五十斑鬢作吏一毫無補於世使少年時築室湖山勝處左詩書右筆硯其所得豈易量耶乃今塵埃撲面舉業枵然曾不若斯人擅其樂以有成立如此於是書林

君之言併述予之所感以授之以見學而無成真有愧學佛之徒者也

## 安溪縣𡶜陽廟記

某爲縣之二年縣人告𡶜陽神祠頽敝謀易新之官爲出錢三萬鄉之大夫士率農工雜戎之三月乾事費省功倍民樂趨故也父老言神禦災捍患耿不可誣廟號未文衆深以爲恨曩時縣上之州州列之轉運使以神之名氏前碑不載首事者不能旁搜幽討以故輒格不得上達今棟宇一新顧瞻其顏無以揭虔著威其可不塼必以求其所謂名氏者乃祝而求

相焉明日有童子得故籍於家者老見之驚喜以示令紙故敝載其事甚詳人所不能辨爲也云邑故多虎唐中和四年有老父姓安名寧搏而殺之虎爲遠遁寧歿邑人祠之患遂帖息嘉定辛未秋虎復出境上令禱之神曰昔人政事之善蝗不入境令貪且暴宜爾且令到官與神約聰明不及神則相之貪以害民神則殛之其忘之耶今違令之罰而出猛獸以害人將誰責耶已而射者中二虎曳箭死于深藪積雨漂其骨以出乃知神之顯靈於人若將求天子之寵命又以警戴名之不謹者不然則令之不德無疑也

某既為上其請於州父老以狀告伊是廟於吾邑獨尊且久又始封於朝者也求言以紀之某將歸不能睹大書之褒以答父老之望姑為之記而缺其顏以俟

## 安溪縣丞廳題名記

親民莫如令縣漢以來必置丞以貳之曰丞者贊助正救之云耳令有疑必咨於丞丞有言必忠於令事或便民議而行之少有不便止之唯恐或後可否相濟不立私見唯是之歸丞苟得人令亦寡過然則丞之任其不輕而重審矣安溪地踰百里荒遠而民貧

令於民事固當究心丞於邑事尤不當坐視而不之告也然居其職者往往參以闤市之征曰吾能寬民薄斂足矣至於邑事弗理則曰非我也若是而曰不負丞可乎趙君彥寓秀出天潢為善好學再轉來丞不以為屈始視事閱視壁記無有乃語令曰是所以載前人埀後勸缺而弗著豈異者薄其職而不為難為之而不屑記抑將記之而失於因循也耶吾不敢息子其為我紀之於是閱諸書考得陳君駢而下廿八人焉賢否高下班班可見夫以一里正之微苟志於善則一里必蒙其福況長吏而思善於其職則惠

利之及民也孰禦乃今知丞之繫於邑者如此宜賢者之所樂為吾今而後可以寡過矣既為丞喜又持以自賀

## 南康利民抵當庫記

嘉定丁丑某始至歲大旱　聖天子賜粟與金民免流徙德至渥也仍歲中熟瘡痍始平初上便民事其一務城築其二廣廩儲終更有日經費外得錢萬緡糴粟五千斛以備水旱猶慮初心獨城築為費不貲且非一政所能成銖寸所積得緡錢七千郡故有濟民庫蠹壞之餘緡不滿十此年廢之今茲復建民以物質于官自錢百至萬終歲子不過母十之一因以

惠民悉用為子城版築費也數年間不擾民不重費百雉在目中矣有志事竟成況此區區者哉後之君子國爾忘家奚待予言

西外宗院廳東軒記

睦宗院主管廨舍之東有容膝之地予朝夕在焉號曰東軒客有問者對曰破屋一間敗壁三面小窻值南短垣橫亘暑日穿漏風撼雨泊落塈圯而濕蒸在腳室中之器陶竹交錯客曰如此其陋而子樂之何也曰樂根於心不在於物世之役物為樂者惑也夫高宮大廈門戟廐焉人莫敢窺號沈沈者此其居之

宜足樂也然一言之失流弊四海一息之悞千載不貸且晝所為雖不察之昏晏而退心媿面熱冰盤薦食不足反汗團扇四列為暑益絆此豈於物不足哉若夫我之居室則異於是矣一謫十年視榮猶衰不能勇退仰欲怡慈當資升斗豈利之為所職既簡門冷如冰造請亦疏心閑不營雞鳴而起左書右詩以寢以食不萌一非休休睪睪將見軒羲初不異於坐萬間之下乘千里之風者也嗟乎顏子之巷淵明之廬極天下奇偉壯麗不足與之較視吾東軒為如何客欣然而退若有所得予笑而為之書

# 月樓記

某家小樓南直壺山二十里皆平疇東臨鉅海月出茲樓最先得久未之名嘉定辛未冬夢天衢有大書月樓字覺而思之月者人之所同玩而未嘗繹其義焉在易坎為月不著於大象蓋受日之光凡為明皆日也晉之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此大學明明德之本也又曰月幾望戒其不可盈也期三百六旬有六日望者幾既望無不虧者唯幾乃吉也佳宵美晴風雨冥晦當不二其觀即清新皦潔以消其心盈虛消息以窒其慾茲亭之所為玩也若夫會

親友啣杯賦詩又樂乎此者也

松泉精舍記

距莆城北去七里曰飲泉有海山奇觀林壑勝游鳴泉出焉冬暖夏凉病者得之應時而愈蘇枯醒渴溉田灌蔬功用莫側予未冠時所遊每至其處見其山川回環若揖雲海横陳若繪若畫村居野聚開大敞之壁壘浪柁風帆列几上之玩具數十百里錯峙交布面境酌泉眷戀躊躕而不忍去四十餘年於此矣蓋先塋在龍及每月一至則歲過此嘗十餘度一日有以其地見售者爲畝幾十剔夷草莽石蹲木列結

茅其間鑿石爲樽引竹注泉命曰松泉精舍距龍汲十里餘中間有松嶺劉坑二精舍又二十里有東平瀑布方將結廬於盤石之上以對焉凡可游處有五足以娛暮年之耳目冀心清而進道云

興化判官廳平一樓記

莆郡濱海有山在南峻極屬天官舍民居必面焉者壺山也謂不如是不足以出政治豁心目他山雖秀不敢與齒人莫不仰視然其顛坦如掌平易如晝一夫巍然高大人之所共見也高而知其平險而知其易非有識者孰能哉上幕廨舍舊號庫陋豫章程君必

東以甲科初仕奉親而來踰年而立重屋於廳事之後以為公餘讀書之地榜曰平一取見之異於衆者屬某記之辭不獲則告之曰平者公也一者誠也公則無私誠則無息君之命樓得無取斯義乎臨民以公立心以誠則政績卓然為民所仰而處躬謙牧如履康莊矻矻不懈此又僕所期於君者若夫工材之細請畧不載

與化判官廳尊美堂記

學始於成已終於成物蓋儒者以有用為貴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一郡之政係

於元宰自非學問內充措諸事業未有能善於其職者也甫之為郡官少而事勤居幕中者往往年齒老暮不則識趨凡陋不辯責以苟祿則急利以媚上位故為守者有焦思之勞無蒙戒之逸延平姚公以亞魁學傳槎溪源遡伊洛一旦來居是職究閩民事據案終日事無小大皆躬決而上之守未幾郡綱大振民懷吏憚暇日顧聽事之西瓦礫聚焉曰嘻官舍庳陋不蔽風雨其何以為盡心思職之地乎於是肇載鉏冶為堂三間命曰尊美取孔子答子張問政之目大書而揭之蓋有深意孔門弟子問政者多矣孔子

答之未有如此其詳且盡者苟朝夕以是而三省焉尊其可尊屏其可屏雖推之以佐天子平天下可也況裨一郡乎顧五美之要在於欲仁苟欲仁矣則四者皆在其中自無惡之可屏矣庶幾成己成物無愧於學其願學而未能者也辱索記謹書而求質焉 姚名璲

## 晉江縣主簿壁題名記

令之佐凡三丞以偪罕可否事尉又掌循徼一邑版籍簿得專考焉得人則吏奸革民蠹除 國朝唯上中縣始備官下此則寧省丞不敢廢簿所繫豈不重

哉近世居是官者往往以例破法以私害公凡小利
必趨小過不謹曰毋傷也不知始進以正他日事業
實權輿於此泉為七邑晉江始於郡子城東隅簿廨
前此頽圮官多僦居嘉定庚辰三山潘君某始撤而
新之未備而去寶慶乙酉冬莆田龔君埴至補其瓦
甓塗塈之屬使全美焉記壁則昔所未有也蒐訪名
氏僅自紹興以來得若干人刻置廳事之左囑某記
之某曰君之祖參政公初筮主南安簿聲華四達厥
後以諫諍經濟號名輔朱文公亦年少簿同安其問
學政事已卓然見重於世先公正獻嘗三薦於 孝廟朝

蓋自同安始也今君唯祖父之志是繼文公之道是師毋使衆之簿專美於二公於以勸後也大矣是則題名之意也

興化縣重建廳事記

字民之官有地百里如古侯國宜仕宦者所樂為也後世居是官者以治賦為急不暇他及視其居如傳舍計日去之唯恐不速故官舍常圮敝其始至也則不暇為將去也則不屑為終更枝梧而粉飾苟以欺後至者天下皆然也興化軍支邑曰興化縣治剏於太平興國四年崇寧間攝令上官植革而新焉又

百三十年歲率一葺十里內丁夫無寍居者寶慶丁亥冬十一月永嘉周侯果下車二年矣懼屋朽且壓謀諸父老曰與其民勞而無已曷若一勞而永逸適連歲大稔官民一心割俸為倡營度材甓因舊基撤新之天時晴和工不告病纔兩月告成取財於節縮之餘役工於間隙之日廳事三十楹外及門廡倉廩輪奐翬華宏峻爽塏以聽訟則正大而高明以慮事則深靜而安定至於燕寢之所不易一椽吏民咸喜曰公而不私賢哉周大夫某數年前嘗欲謁夾漈鄭先生草堂與鄭蜀公故居因過所謂縣治者顧覽其

山川之奇偉進慕其人物之雄傑以病厄不能出嘗聞長老言紹興間令求嘉丘侯鐸有善政是時夾漈先生嘗為民記生祠之碑今周侯與丘同鄉政又與丘兄弟豈無若前賢者奮筆而書侯不以屬之而猥以屬某何也辭既不獲於是感今為縣之難嘉侯此舉之不易強顏書之以勸後之君子俾時省而歲脩焉

仙遊縣丞廳記

昔人以官為家居一日必葺況臨涖百里佐令長以出治賢則百里之民得其所不賢則反是然則丞豈

真慢者哉　仙遊古縣萬家為聚非十室比任是職者凡令長之政無所不當知將順其善意正救其不及官雖次令民於是乎責望焉如是則前任人名氏尚不可不記諸壁而聽事頹圮置不復問曰姑歎日以待更得不負是寄乎三山趙君璁夫以宗英擢科第寶慶丙戌來佐斯邑逾年適怪雨盲風上穿下墊蓋更造於百有四十年之前因陋就簡至是不可復支舊比每任一葺必取工材於浮圖氏遂召其主首而告之曰與其三歲幸一擾曷若協力新之勞於此時逸於後日不亦可乎皆曰唯肇役於中秋閱三月而

成端直宏敞一洗昔時偏頗湫溢之陋吏舍庖湢咸
備無缺聽訟治賦心清體安凡此皆為民也既成迫
成屬記於某某於趙君尊府提舉公有交成舊喜君
留意職業視官舍若己居用能竣事而無擾則其為
政可以概見矣於是乎書

安溪縣集右軍字續蘭亭記

得暇日邀佳友尋勝地賞良辰昔人以兼之為難況
綰銅束帶心一日不在民必有受其害者又吏議束
人是四者愈不易得僕來安溪號山水縣少事而才
短日歷僅給值連年意緒不佳此事都廢積雨快晴

吏以休告童子日兹非脩禊辰乎於是命友聯騎東出龍津橋步登高山山上有臺翠巘旁遶下瞰曲湍如過几席杯行到手疾如飛羽詠蘭亭之章如與昔人同此一席少選西登鳳池橋橋未就者數板憩於中亭清風掀袂如跨虹登漢拏舟抵流惠亭平湖月偃紫荷刺水白鷺窺人草木蒼蔚遊者往來堤上不絕依約錢塘西湖之勝酒半各賦詩假筆旁舍即景成詠不煩鉤索回泊雙清閣五峰屏立一水鏡淨觴一再引日薄暮意戀戀猶未足嗟乎樂不可極遊不可放斯集俱同心友又子姪偕來句之數美今兹盡

償其所得不既充矣乎詩以蘭亭脩禊事為韻嘉定六年歲在癸酉莆田陳宓師復序三山潘柄謙之山遊喻畤景山姪均平父子圭

## 脩江橋記

南康軍建昌縣治之東有脩江廣十餘丈縈紆里餘南川通衢以入溪石梁跨焉堙塞百年水決東注故渠廣八尺長三百丈半為室廬道路幸其迹可考春夏交氣熏為癘時潦沮滯為患甚則没田廬嘉定庚辰夏尉譚良翰因士民詞于縣乃聞於郡及計使令官民錢十餘萬募夫開浚豪家歸侵地助金谷者踵

至尉以事中輟明年計使岳珂督趣廼再舉於是寓侯李熠以私粟及社倉之積二百有七十石又鳩衆力鑿渠百二十丈甓渠之東岸及渠東之衢各百丈丞陳巽主之邑士馮顔李企何道莅其役黎坦司其出納決上流花園瀧水入孔家塘以溉民田又請于計使得五十萬畀丞以甓渠之西岸其袤與衢等壬午歲季春竣事橋故名曰中中易爲修江李侯燔與九江蔡念成入閩以顔等十三人書示前假守莆田陳某俾書之不得辭也十一月望日記